

1797/21

邯鄲文史資料

第五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邯郸市委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八年六月



**邯郸文史资料
第五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邯郸市委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内部发行）

1988年6月第一次印刷

河北省邯郸市文具印刷厂印制

前 言

本世纪二十年代中期，直鲁豫交界地区的广大人民，因不堪受连年战祸的蹂躏、军阀政府的压迫和土匪恶霸的肆虐，纷纷起而自保，利用传统的会门形式，组织起许多带有浓厚封建迷信色彩的农民武装。在革命军北伐节节胜利形势的影响下，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推动下，这些会门武装，由最初的防匪保家，逐步走上了抗捐抗税、反对军阀战争、反对军阀统治的斗争道路。其中，红枪会、天门会的力量最强，纵横数百里、直鲁豫交界地区二十多个县皆为他们所控制。一度形成“南军（北伐军）打，北军（军阀部队）退，中间夹着红枪会”的局面，震动全国，影响一时。

对于红枪会、天门会的这段活动历史，过去很少见有系统文字记载，一些志书上虽有片断记述，也多是责难非议之词。为了澄清这段历史，还其本来面貌，我们征集了一组有关邯郸一带红枪会、天门会活动的资料，在本辑发表，以供参考。

应该说明，这些资料多是由当事人和知情人回忆整理而成，因时隔六十余年，记忆难免有些遗漏和舛误，甚至一些重大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主要情节也多说不一，各自为是，这里不好强求统一，发表出来，请知情人和热心研究这段历史的读者去订正、修改和补充。

在这些资料征集的过程中，得到邯郸地区党史办呼中汉等同

志的大力协助；在本辑编辑和校对工作中，邯郸大学实习生于淑清、张志华也给予我们不少帮助。在这里谨向他们致谢。

编 者

一九八八年六月

目 录

直南红枪会探源·····	呼中汉 (1)
天门会的兴衰及在邯郸一带的活动情况·····	金 度 (10)
大名红枪会活动纪实·····	栗修德 (22)
红枪会围攻大名城·····	步玉洁 王占一 (32)
关于刘希贤身世的调查 ·····	郭永贵 王协震 呼中汉 张红霞 (36)
张致和与黄纱会·····	连恩林 (40)
宋廉敬与红枪会·····	李润亭 (49)
肥乡红枪会黄纱会活动情况·····	肥乡县党史办 (53)
红枪会等会门在曲周县的活动片断 ·····	刘书香 武竹三 牛庸直 (56)
会门武装在鸡泽的活动 ·····	赵一之 郝俊海 衡桂芝 夏勤修 (58)
邯郸黄纱会和天门会的兴衰·····	张文涛 (61)
成安天门会红枪会黄纱会暴动始末·····	成安县党史办 (76)
天门会在临漳的活动简况·····	褚新民 (80)
昙花一现的磁县天门会·····	李红社 (82)
我所见到的西王看村天门会·····	李克谦 柴俊敏 (92)
天门会与红枪会峰峰之战·····	谷清文 (95)
天门会与红枪会马头之战·····	牧 舟 (98)

永年会队武装的沿革……………杨允谦 (103)
金生道暴动的始末……………连恩林 柳耀宗 (111)
黄马褂暴动记……………玉 洁 (117)

太平军北伐在临洛关……………杨允谦 (119)
义和团义士陈耀宗……………李义贤 (124)

✓ 天主教永年教区史话……………肖守身 (127)

邯郸解放初期的会道门活动……………郝新华 (143)
反动仁义社内幕……………郝新华 (151)

抗战初期在卢沟桥等地参加抗日亲历记……………刘钧铭 (157)
上海撤退亲历记……………梅再英 (173)
随鹿钟麟主席回河北抗战散记……………肖守身 (190)
回忆抗日战争中的几个片断……………李守丰 (201)
扣人心弦的七里岗阻击战……………韩立才 (209)

直南红枪会探源

呼 中 汉

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间，直南地区爆发了一场以红枪会为主的农村会门群众运动。在当时直南的邯郸、肥乡、曲周、鸡泽、广平、成安、大名（包括今魏县）、南乐等十多个县，参加会门的农民群众之多，活动范围之广，声势之大，这在直南以前的历史上，也是不多有的。因当时红枪会这个组织能带动群众防匪盗、斗恶霸，抗捐抗税抗官兵，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封建军阀和贪官污吏，因此较受广大农村群众的欢迎。虽说这次会门群众运动最后以失败而告终，但它在直南民主革命的历史上，曾起了积极的作用，这早已被人们所注意。这里我打算就直南这个带有宗教迷信的农民武装团体的源流、活动以及组织纪律和战斗精神，分别加以探索和追述。

一、直南红枪会的源流

大约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初期，直南南部的一些县内就出现了红枪会这个迷信组织。据有关当事人回忆，该会最初是由山东西部向直南发展而来，其根据是该会传道师刘希贤（外号刘小辫）就是直鲁交界的鲁地莘县人。远从直鲁交界这一带的历史上看，曾

有过多次会门起义，元末有白莲教在山东曹州首次起义，清朝乾隆时有王伦（寿张人，白莲教徒）起义，清末有黑旗军宋景诗（堂邑人，参加过白莲教）起义，以及在光绪末年鲁西南又兴起义和团，相继有景廷宾（广宗人，得助于白莲教法师之力）在广宗起义，直到民国时代大刀会、红枪会等会门兴起，均是发生在直鲁豫的交界地带。到了二十年代“遍地起黄纱”的中期，以红枪会为主的会门群众运动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直南红枪会是鲁西南大刀会的余脉，这已是大多数人所公认的一种说法，至今未有异议。既然如此，要弄清直南红枪会的源流，就得先把鲁西南的大刀会源流加以追述。早在甲午战争前，鲁西南一些富庶之家，为保家防匪就组成了半武装神秘结社的大刀会。义和团运动中，风起云涌地成为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组成部分。义和团被镇压后，大刀会潜伏四散，一直繁衍下来。他们自称入会练武，喝符念咒，可“刀枪不入”，在北洋军阀混战时代，当地农民群众受到兵灾匪祸骚扰和连年灾荒的威胁，原来潜伏的大刀会，又滋生蔓延再度活跃起来。这时除了大刀会外，又派生出了以红枪会为主的许多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农民团体，如黄纱会、毛蓝会、五煞会、一心会、硬肚会、扇子会、孝帽会、丧棒会等。有的是历史上暗自繁衍下来的道门，如先天道、天门会（系白莲教支派添门教），也有的是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土匪武装如白极会等，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二十年代中期，在直南一带最为活跃的就数红枪会和天门会了。而当时红枪会又有不少门派，其中以张致和（今魏县里八庄人）为首的黄纱会和以宋廉敬（广平大留村人）为首的红枪会两大门派人数最多，活动的地盘也最大。一九二七年夏初红枪会（也包括黄纱会）群众围攻大名

2
城时，誓为老师刘小辫报仇的就有大名、南乐、广平、成安、曲周、肥乡、永年等十余县的会门群众几万人。当时由于围城人数过盛，相传把大名城周围井水喝干了，要喝水还得到数里之外去担。当时虽无人进行统计，但也可看出直南各县参加红枪会的人数之多了。

直南红枪会的兴起，也和鲁西南大刀会的兴起相似，初以“挡匪保家”开始，以后逐渐走向抗捐抗税，不过大刀会是反洋人，而红枪会则是反军阀反贪官污吏，最后揭竿而起，进行武装斗争。当时直南红枪会、黄纱会的首领宋廉敬和张致和等人，按说他们的家庭还是比较富裕，但也担负不起大名镇守使谢玉田的沉重捐税，更不要说广大贫苦群众了。本来广大群众对旧官府不满，尤其是奉军进占直南以后，一年要征数年的钱粮，群众为了生路，纷纷加入了红枪会。在一片“赶走谢玉田，穷人不作难”的口号声中，广大会门群众自发地行动起来，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对军阀的武装斗争。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红枪会是以武器和服装为特点的会门，它和直鲁豫交界地带以前的白莲教和义和团一样，都很崇尚红色。这些会门不仅服饰上着红，如红包头、红腰带、红兜肚等，就连他们的旗帜、武器上也爱有红色标记，如枪上红缨和刀把上的红绸带等，相传红枪会教师刘小辫头上的小辫，还结有红绸。至于红枪会的分支黄纱会、白枪会等，也都是崇尚红色的。为什么他们都崇尚红色？除了世代相沿下来的教门传统关系外，红色还是来自我国劳苦大众的喜爱，有着吉祥之兆。由此可以看出，从白莲教到义和团至红枪会，还有着一脉相承的历史传统关系。

总之，直南红枪会来源于鲁西南的红枪会，而鲁西红枪会又属于该地大刀会（义和团反洋爱国运动的组成部分）的流派。如追述直南红枪会的源流，这正如李大钊在一九二六年红枪会勃兴时著文说，“溯其渊源，远为白莲教支裔，近为义和团流派。”

二、直南红枪会的迷信

我国历代会门起义，初期阶段主要是讲迷信靠神术起作用，随着时代的变化，逐渐演变成靠神术加拳术的作用了。直鲁豫交界地带的王伦起义，是靠的神术气功。宋景诗本人是拳师，其部下多会武术。义和团原名义和拳，是靠练拳起家。景廷宾本人是武举，其门生又多武秀才。到了二十年代后的红枪会，教师们也多是拳师兼神师。据说刘小辨懂神术又是个拳师。按中国拳术说，术来与神无涉，但自帝国主义以洋枪洋炮侵入中国，农民大众为抵御新式武器，不得不附之以迷信的方式。所以说红枪会是靠拳术和神术的结合，相互为用，发生威力。

红枪会的教门传流来自八卦教，这已有定论，但所信奉的教门系统，这就很难辩解了。自白莲教、义和团到红枪会，对中国盛行的所谓儒、释、道三教都信奉，普遍信奉道释两教。在广大人民中间，什么神在民间有威信，就崇奉什么神，甚至把小说中的一些武士有点名的人物，也加以敬奉。直南一带的红枪会，除信奉佛祖，就是一般民众所敬奉神位最高的玉皇大帝，还有一些如二郎神和哼哈二将等武神。大名黄纱会在“转桌子”请神时，辞语用的是“东方太岁东方坐，派下五神来鬼推磨”，把民间凶神太岁等也列为敬奉的对象。不过，由于各门派不同，所奉祀

的对象也不尽一样。

红枪会吸收信徒，一般是在佛堂（也叫香堂、坛口）。在一座空屋内墙上，贴着用红纸写的牌名，两旁挂有带红绸的一把刀，显得格外神气。屋内桌上摆有香炉和供品。信者入坛前，须沐浴净身或用水擦身，赤臂跪在佛前，老师交给一张朱书黄纸，诵其“信士弟子某某，今愿学法，诚心奉佛，不得转告外人，不得谤佛，如有虚言，五雷劈身，恐口无凭，十字为证”，念完画个十字，老师拿到佛前，念咒后在灯上烧化，然后请神。老师把香分给信者一半，一半插入香炉，对佛拜一次，吸一口气，口里吆喝并跺右脚。这样礼拜数次，信者跟着做，然后到门外默念咒语，跪地叩头，直至回到供桌前复念咒语，把香插入香炉，才算完成入会仪式。入会后，有教师传授功课，还要随师跪地焚香，大约功夫愈深，跪地时间愈长，四日后学“排刀”（初学时叫“过刀”），四十八日学“排炮”，等到所谓能挺身可避枪弹时，方告满师。当然，老师还要传授一些护身法之类。

红枪会初传直南一带，入会仪式较复杂，做功课的时间也长，随着入会人数的增多，各门入会仪式也逐渐简化了，甚至到后来只要报个名，也算入会了。黄纱会首领张致和的家乡（魏县里八庄）一带，把入会叫“过场”，除在佛堂进行一般的叩头焚香程序外，教师还用把写上咒语的黄纸烧成灰，加上凉水让信者喝，一边还用嘴喝灯火向入会者身上喷，最后是请神、仙附体，就算是刀枪不入了。每逢与土匪、官兵拚杀之前，也多是行其“喝符”的法术。

他们练武，也是结合神术。在“排砖”（以砖击身）、“喝火”（用口将灯火吸灭）、“排刀”（以刀击身）和“排炮”

时，均离不开咒语，如广平县大留村（宋廉敬家乡）和大名城东李茂堤一带的红枪会徒，要到“排刀”时，先脱掉上衣，念了咒语，运气后用刀向自己胳膊和肚子上砍数下，刀砍不入，这便是神佛的作用，其实这和卖艺的人一样，刀砍不入是气功的功能。如果说神术能起作用，红枪会教师刘小辫也不会被谢玉田杀死。对于这一点，红枪会的首领也都很清楚，要对抗现代化装备的军阀，也并非光用刀枪拚杀，有时也使用现代武器步枪和大炮。一九二七年红枪会在大名一带与奉军打仗时，他们曾以“凤绞雪”（远了用步枪，近了用刀和红缨枪）的战术打败了官兵，赶跑了大名镇守使谢玉田。由此来说，直南的红枪会讲迷信，但广大会门群众并不完全迷信，他们很重视武器所起的作用。大名李茂堤一带，相传有一种“试枪”的事例，为了选用红缨枪好枪头，把七个铜子揲起来，用枪去扎，如全都穿透，即是好枪，否则就让铁匠重新铸制，这就说明红枪会对自己使用武器的重视程度了。

三、直南红枪会的组织纪律和战斗精神

早期直鲁豫交界地带的会门起义，都有一定的组织形式，从白莲教、义和团到红枪会，其组织形式已是不断的变化。咸丰年间宋景诗起义（也是白莲教），就有黄旗（坤艮）、红旗（离卦）等各教军，其中离卦红旗一支最为活跃。义和拳虽也是分八卦，定旗色，而以乾门、坎门居多，兑门次之。但起初则是采取地方团练的组织形式。随着时代的进展，红枪会的组织多是以“民团”形式出现，在当时的直南各县，其会门发起多来自基

层，大都是以村或镇为单位。各村（镇）的红枪会，其首领名称也不完全一样，一般大都叫会长，也有的叫团长，大名的红枪会则称为“掌盘”，每村有“掌盘”二人，一正一副，或叫大掌盘和二掌盘，其他各县几村的联合首领，有的叫总会长，也有的叫总团长。各村的会长、团长，一般由老师指定，但老师指定的，也必是在村中地方上孚有众望之人，至于几个村的联合会长和总团长，一般由各村推举，老师（法师）只作佛堂神事，或教习排刀、排枪等。红枪会的军政大权，多是操纵在会长和团长之手，老师和法师只不过担任教务工作。广平县的红枪会、黄纱会，有的一村独自为团，有的几村联合为团，均设有团长，宋廉敬为总团长。鸡泽是几十村为一个总团，一个县内有几个总团。并且还出现了跨县的红枪会总团，有人任了鸡泽、南和、沙河、永年、邢台五县红枪会的总团长。

红枪会的成员，一般都不脱离生产，不远离乡土，起事时间也大多在麦收和秋收之前。一九二七年麦收前红枪会围攻大名城时，有十多县红枪会群众几万人，如果说没有一个组织系统并进行指挥，要打败官兵还是很困难的事情。由于在围城前的组织工作做得较好，除参战的各路成员按军事化进行编制和布署外，为应付时局突变，成立参谋处，从大名七师聘请共产党员学生赵纪彬、李大山等任他们的参谋长，这种类似军队组织的形式，不能说不是其进步表现。问题是打败官兵以后，内部发生矛盾，不能团结一致，其首领又被反动上层收买，一旦广大民众失去希望，就纷纷返回了自己的家乡。所以说红枪会常是一哄而起，一哄而散，原出于民，还原于民，最后剩下的也不过是一些光杆司令。

红枪会是一种武装团体，有着自己的组织形式，同时也有一

定的纪律约束，以红枪会攻克大名、广平、肥乡、成安、邯郸等县城来看，除对那些反动官员和恶霸豪绅进行严惩以外，没听说发生乱抢滥杀和打扰民众之事。他们能这样做，这也是事出有因。红枪会的成员，原本是出于自卫，自发于各地，一般是有家业的中、小农较多，均不愿脱离生产，间有地富分子参加，这也是少数，对那些无业、盗窃、奸淫、吸毒品者，按入会条件一般不让参加，至于混进几个坏人，在当时轰轰烈烈的会门群众运动之中，也是不敢胡作非为的。再进一步说，红枪会的纪律也是有继承性的。从白莲教到义和团所留下的传统影响，也是起着一定作用的。大名一带流传“红绸子不入民宅”的佳话：穿红绸子的人到一家门口，向里喊有人没有？门里女人答说没有。穿红绸的人又问这是谁说话哩？当门里女人说这是灶王爷。于是穿红绸的人听罢就走了。穿红绸的人是指的谁，前边已经提到，从白莲教到义和团都很崇尚红色，这一定是指这些会门起义者，他们并非把大人不当人看待，而是不独自接近女性，这恐怕也是一种纪律约束。至于到后来的红枪会，不能说没有这种历史的传统影响。

红枪会作战勇敢，人多知之。要追述他们的战斗精神，自白莲教、义和团到红枪会，已有不少生动的事例在民间流传。如今就红枪会围攻大名、邯郸县城为例，在奉军的洋枪洋炮之下，充分表现了他们英勇战斗的精神。虽说每攻破一座城池，要死伤数十数百会员，付出很大代价，但他们决不后退，直至把官兵打败。象截杀从大名出逃的奉军官兵，经过青杨山血战，挑死了副军长张心源，最后把镇守使谢玉田赶出直南，这一壮举使红枪会声威大震，至今已成为佳话在群众中流传。同时，在与官兵战斗中涌现了一批有影响的红枪会首领和战斗骨干，尽管有的首领

后来被反动上层收买，与广大民众背道而行，做出害民之事，但对他们的功绩，广大群众也没有忘记。当时红枪会、黄纱会有影响的人物有魏县（原属大名）张致和，广平宋廉敬，肥乡李吉瑞等，在直南一带颇有声望。至今在魏县还有人记着，“张致和、宋廉敬，只数康兰打的硬”。康兰何许人也，据查是红枪会的骨干之一，他为对抗奉军，骑马在高粱地里奔走，高粱叶子把他的眼睛挂破流出血，仍与官兵奋战，直至把官兵打败。至于那些无名的英勇奋战者，因掌握的资料所限，也难于逐个追述了。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 1、申仲铭编著《民国会门武装》一书中的有关部分
- 2、罗宝轩撰文《大刀会探略》
- 3、大名县委党史办整理的《大名一带红枪会运动史料》
- 4、魏县县委党史办整理的《魏县红枪会运动史略》
- 5、广平县委党史办整理的《宋廉敬与红枪会运动略述》
- 6、肥乡县委党史办整理的《肥乡一带红枪会、黄纱会活动情况》
- 7、鸡泽县委党史办整理的《鸡泽红枪会攻打县城情况》
- 8、李蕴珂长篇回忆录《红色道路》中有关红枪会部分
- 9、邯郸市党史资料第三集《李新同志的谈话纪要》中的有关部分
- 10、大名、广平、成安、邯郸、肥乡等县志中的有关部分

天门会的兴衰及在邯郸一带的活动情况

金 度

天门会从本世纪二十年代初到三十年代初，在晋、直、豫边界地区活动了近十年。它的最兴盛时期是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八年间，在这个阶段，曾拥有二十余万会徒，以河南省林、涉（现属河北）、辉三县为中心，活动于周围二十余县，夺取和把持了十余县的县政，与奉军、晋军和国民党军进行过激烈的战斗。

天门会在林县兴起

据申仲铭著《民国会门武装》中考证，天门会由白莲教支派演变而来，溯其源流，应从白莲教的支流“添门教”始。白莲教首领董四海，山东武定府商河县人，传有白莲教，世衍七代，派分八支，清宣宗道光年间，河北故城拿获第八支石姓派下各犯，名为添门教。添门教虽经清政府严行查禁，但仍秘密流行于民间，及至民国，遂改“添”为“天”，改“教”为“会”，易名“天门会”。

本世纪二十年代，华北地区军阀混战，兵燹连年，土匪蜂起，官府压迫，豪绅恶霸横行，加之自然灾害，闹得民不聊生，广大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正如一九二八年七月河北省政府的

乞赈通电中称：近年军阀压迫，横征暴敛，焚烧掳掠，所过为墟，草根树皮剥食殆尽。吁请代筹巨款，俾数十万流离得庆更生。这虽是在二十年代后期放的马后炮，而灾情惨景却是二十年代初、中期的真实写照。这种气候，正是一些会门活动兴旺的大好时机。本来在晋直鲁豫接壤地区会门活动就有长久的历史，这时更加活跃起来，天门会就是最活跃的会门组织之一。

天门会首先是在河南林县兴起的。一九二三年，林县南乡东油村郭官林、韩根子发起组织天门会。他们言传：石匠韩根子上山砸石头时，得“灵宝大法师印”，是天意赐授，让韩替天行道，保护黎民百姓。他们信奉“文帝上神”，入会时要对天发誓，不办坏事，不当坏人，不泄露天机（会中秘密），如有违犯，五雷轰身。开始活动时，以看病劝善为名，秘密串联，暗中发展会徒。后来人多势重了，就公开宣扬入会可以避枪、避刀，防匪保家。并沿用白莲教的惯技，进行练武、排刀。他们咒语是：

护身法咒文：

天进地之灵，速请土地神。天旗以黄旗，上神赐我一支旗。上神传法众弟子，头戴金盔，身穿金甲，脚穿铁靴鞋，文师（帝）老祖传其法，金衣金罩身上贴，刀劈斧砍都不怕，炮打枪打身上法，旗一神旗上法，避天法，避地法，弟子跺脚横地法。

避刀枪咒文：

杏黄旗，天上来，文帝上神避枪来，四大金刚分左右，天兵天将两边排。周公古佛来助阵，诸位神仙下界来，神仙祠中陈宝贝，阵前披法避枪来。天符地符，上神赐我便符。天也灵，地也灵，天进地之灵，速请土地神，玉皇老爷闭枪门。

避弹咒文：